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五十七卷 況太守斷死孩兒

春風秋月足風流，不分紅顏易白頭； 試把人心比松柏，幾人能為歲寒留？

這四句詩，泛論春花秋月，惱亂人心，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，佳人有傷春之詠。往往詩謎寫恨，日語傳情，月下幽期，花間密約，但圖一刻風流，不顧終身名節。這是兩下相思，各還其債，不在話下。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，女愛而男不貪，雖非兩相情願，卻有一片精誠。如冷廟泥神，朝夕焚香拜禱，也少不得靈動起來。其緣短的，合而終睽；倘緣長的，疏而轉密。這也是風月場中所有之事，亦不在話下。又有一種男不慕色，女不懷春，志比精金，心如堅石，沒來由被旁人播弄，設圈設套，一時失了把柄，墮其術中，後事悔之無及。如宋時玉通禪師，修行了五十年，因觸了知府柳宣教，被他設計，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，百般誘引，壞了他的戒行。這般會合，那些個男歡女愛，是偶然一念之差。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，卻好與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。

正是：

未離恩山休問道，尚沉欲海莫參禪。

話說宣德年間，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，姓丘名元吉，家頗饒裕。娶妻邵氏，姿容出眾，兼有志節。夫婦甚相愛重。相處六年，未曾生育，不料元吉得病身亡。邵氏年方二三十歲，哀痛之極，立志守寡，終身永無他適。不覺三年服滿，父母家因其年少，去後日長，勸他改嫁。叔公丘大勝，也叫阿媽來委曲譬喻他幾番。那邵氏心如鐵石，全不轉移，設誓道：「我亡夫在九泉之下，邵氏若事二姓，更二夫，不是刀下亡，便是繩上死。」眾人見他主意堅執，誰敢再去強他！自古云：「呷得三斗醋，做得孤孀婦。」孤孀不是好守的。

替邵氏從長計較，倒不如明明改個丈夫，雖做不得上等人，還不失為中等，不到得後來出丑。正是：

作事必須踏實地，為人切莫務虛名。

邵氏一口說了滿話，眾人中賢愚不等，也有嘖嘖誇獎他的，也有似疑不信，睜眼看他的。誰知邵氏立心貞潔，閨門愈加嚴謹。止有一侍婢，叫做秀姑，房中作伴，針指營生，一小廝叫做得貴，年方十歲，看守中門。一應薪水買辦，都是得貴傳遞。童仆已冠者，皆遣出不用。庭無閒雜，內外肅然。如此數年，人人信服。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，治家有法。

光陰如箭，不覺十週年到來。邵氏思念丈夫，要做些法事追。叫得貴去請叔父丘大勝來商議，延七眾僧人，做三晝夜功德，邵氏道：「奴家是寡婦，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。」大勝應允。

語分兩頭，卻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，姓支名助，原是破落戶，平昔不守本分，不做生理，專一在街坊上趕熱鬧閒事過活。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，且是年輕標緻，天下難得。支助不信，不論早暮，常在丘家門首閒站。果然門無雜人，只有得貴小廝買辦出入。支助就與得貴相識，漸漸熟了。

閒話中，問得貴：「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緻，是真也不？」得貴生於禮法之家，一味老實，遂答道：「標緻是真。」又問道：

「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？」得貴搖手道：「從來不曾出中門，莫說看街，罪過罪過！」一日得貴真買辦素齋的東西，支助撞見，又問道：「他家買許多素品為什麼？」得貴道：「家主十週年，做法事要用。」支助道：「幾時？」得貴道：「明日起，三晝夜，正好辛苦哩！」支助聽在肚裡，想道：「既追薦丈夫，他必然出來拈香，我且去偷看一看，什麼嘴臉？真像個孤孀也不？」卻說次日，丘大勝請到七眾僧人，都是有戒行的，在堂中排設佛像，鳴鑼擊鼓，誦經禮贊，甚是志誠。丘大勝勤勤拜佛。邵氏出來拈香，晝夜各只一次，拈過香，就進去了。支助趁這道場熱鬧，幾遍混進去看，再不見邵氏出來的。又問得貴，方知日間只晝食拈香一遍。支助到第三日，約莫晝食時分，又躡進去，閃在榻子旁邊隱看。見那些和尚都穿著袈裟，站在佛前吹打樂器，宣和佛號。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忙腳亂的添香換燭。本家止有得貴，只好往來答應，那有功夫照管外邊，就是丘大勝同著幾個親戚，也都呆看和尚吹打，那個來稽查他。少頃邵氏出來拈香，被支助看得仔細。常言：

「若要俏，添重孝。」縞素妝束，加倍清雅。分明是：

廣寒仙子月中出，姑射神人雪裡來。

支助一見，遍體酥麻了，回家想念不已。是夜，道場完滿，眾僧直至天明方散。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。支助無計可施，想著：「得貴小廝老實，我且用心下釣子。」其時五月初五日，支助拉得貴回家，吃雄黃酒。得貴道：「我不會吃酒，紅了臉時，怕主母嗔罵。」支助道：「不吃酒，且吃只粽子。」

得貴跟支助家去，支助教渾家剝了一盤粽子，一碟糖，一碗肉，一碗鮮魚，兩隻箸，兩個酒杯，放在桌上。支助把酒壺便篩。得貴道：「我說過不吃酒，莫篩罷！」支助道：「吃杯雄黃酒應應時令，我這酒淡，不妨事。」得貴被央不過，只得吃了。支助道：「後生家莫吃單杯，須吃個成雙。」得貴推辭不得，又吃了一杯。支助自吃了一回，夾七夾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，又斟一杯勸得貴。得貴道：「醉得臉都紅了，如今真個不吃了。」支助道：「臉左右紅了，多坐一時回去，打什麼緊？只吃這一杯罷，我再不勸你了。」得貴前後共吃了三杯酒。

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嚴，何嘗嘗酒的滋味；今日三杯落肚，便覺昏醉。支助乘其酒興，低低說道：「得貴哥！我有句閒話問你。」得貴道：「有甚話盡說。」支助道：「你主母孀居已久，想必風情亦動，倘得個漢子同眠同睡，可不喜歡？」

從來寡婦都牽掛著男子，只是難得相會。你引我去試他一試何如？若得成事，重重謝你。」得貴道：「說什麼話！虧你不怕罪過！我主母極是正氣，閨門整肅，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，夜間同使婢持燈照顧四下，各門鎖訖，然後去睡。便要引你進去，何處藏身？地上使婢不離身畔，閒話也說不得一句，你卻恁地亂講。」既如此，你的房門可來照麼？」得貴道：「怎麼不來照？」支助道：「得貴哥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得貴道：「十七歲了。」支助道：「男子十六歲精通，你如今十七歲，難道不想婦人？」得貴道：「便想也沒用處。」支助道：「放著家裡這般標緻的，早暮在眼前，好不動興！」得貴道：「說也不該，他是主母，動不動非打則罵，見了他，好不怕哩！虧你還敢說取笑的話。」支助道：「你既不肯引我去，我教導你一個法兒，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？」得貴搖手道：「做不得，做不得，我也沒有這樣膽！」支助道：「你莫管做得做不得，教你個法兒，且去試他一試。若得上手，莫忘我今日之恩。」得貴一來乘著酒興，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，被支助說得心癢。便問道：

「你且說如何去試他？」支助道：「你夜睡之時，莫關了房門，由他開著，如今五月，天氣正熱，你卻赤身仰臥，待他來照門時，你只推做睡著了，他若看見，必然動情。一次兩次，定然打熬不過，上門就你。」得貴道：「倘不來如何？」支助道：

「拚得這事不成，也不好嗔責你，有益無損。」得貴道：「依了老哥的言語，果然成事，不敢忘報。」須臾酒醒，得貴別了，是夜依計而行。正是：

商成燈下瞞天計，撥轉閨中匿石心。

論來邵氏家法甚嚴，那得貴長成十七歲，嫌疑之際，也該就打發出去，另換個年幼的小廝答應，豈不盡善。只為得從小走使服的，且又粗蠢又老實。邵氏自己立心清正，想不到別的情節上去，所以因循下來。卻說是夜，邵氏同婢秀姑點燈出來照門，見得貴赤身仰臥，罵：「這狗奴才，門也不關，赤條條睡著，是什麼模樣？」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。若是邵氏有主意，天明後叫得貴來，說他夜裡懶惰放肆，罵一場，打一頓，得貴也就不敢了。他久曠之人，卻似眼見稀奇物，壽增一紀，絕不做聲。得貴膽大了，到夜來，依前如此，邵氏同婢又去照門，看見又罵道：「這狗才一發不成人了，被也不蓋。」叫秀姑替他扯單單扯上，莫驚醒他。此時

便有些動情，奈有秀姑在旁礙眼。到第三日，得貴出外撞見了支助。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？得貴老實，就將兩夜光景都敘了。支助道：

「他叫丫頭替你蓋被，又教莫驚醒你，便有愛你之意，今夜決有好處。」其夜得貴依原開門，假睡而待。邵氏有意，遂不叫秀姑跟隨，自己持燈來照，逕到得貴牀前，禁不住春心蕩漾，慾火如焚。分明惡草蒔蘿，也甚名花登架去；可惜清心冰雪，化為春水向東流；□年清白已成虛，一夕垢污難再說。事畢，邵氏向得貴道：「我苦守□年，一旦失身於你，此亦前生冤債，你須謹口，莫泄於人，我自看有看之處。」得貴道：「主母吩咐，怎敢不依！」自此夜為始，每夜邵氏以看門為由，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。又恐秀姑知覺，到放個空，教得貴連秀姑也奸騙了。邵氏故意欲責秀姑，卻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。彼此河同水密，各不相瞞。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，時常與邵氏討東討西，將來奉與支助。支助指望得貴引進，得貴怕主母嗔怪，不敢開口。支助幾遍討信，得貴只是延捱下去。過了三五個月，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。也是數該敗露。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，不曾生育，如今才得三五月，不覺便胸高腹大，有了身孕。恐人知覺不便，將銀與得貴教他悄悄地贖貼墜胎的藥來，打下私胎，免得日後出丑。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，不曉得墜胎是什麼藥；二來自得支助指教，以為恩人，凡事直言無隱。今日這件私房關目，也去與他商議。那支助是個棍徒，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，心中正在忿恨，卻好有這個機會，便是生意上門。心生一計，哄得貴道：「這藥只有我一個相識人家最效，我替你贖去。」乃往藥舖中贖了固胎散四服，與得貴帶回，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吃了，腹中未見動靜。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。得貴又來問支助：「前藥如何不效？」支助道：「打胎只是一次，若一次打不下，再不能打了。況這藥，只此一家最高，今打不下，必是胎受堅固，若再用狼虎藥去打，恐傷大人之命。」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。邵氏信以為然。

到□月將滿，支助料是分娩之期，去尋得貴說道：「我要合補藥，必用一血孩子。你主母今當臨月，生下孩子，必然不養，或男或女，可將來送我。你虧我處多，把這一件謝我，亦是不費之惠，只瞞過主母便是。」得貴應允。過了數日，果生一男，邵氏將男溺死，用蒲包裹來，教得貴密地埋去。得貴答應曉得，卻不去埋，背地悄悄送與支助。支助將死孩收訖，一把扯住得貴喝道：「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，家主已死多年，當家寡婦，這孩子從何而得？今番我去出首。」得貴慌忙掩住他口，說道：「我把你做恩人，每事與你商議，今日何反面無情？」支助變著臉道：「幹得好事！你強姦主母，罪該凌遲，難道叫句恩人就罷了？既知恩當報恩，你作成得我什麼事？你今日若要我不開口，可問主母討一百兩銀子與我，我便隱惡而揚善。若然沒有，決不干休，見有血孩作證，你自到官司去辨，連你主母做不得人。我在家等你回話，你快去快來。」急得得貴眼淚汪汪，回家料瞞不過，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。邵氏埋怨道：「此是何等東西，卻把做禮物送人！坑死了我也！」說罷，流淚起來。得貴道：「若是別人，我也不把與他，因他是我的恩人，所以不好推托。」邵氏道：「他是你什麼恩人？」得貴道：「當初我赤身仰臥，都是他教我的方法來調引你，沒有他時，怎得你我今日感受？他說要血孩合補藥，我好不奉他？誰知他不懷好意！」邵氏道：「你做的事，忒不即溜。當初是我一念之差，墮在這光棍術中，今已悔之無及。若不將銀買轉孩子，他必然出首，那時難以挽回。」只得取出四□兩銀子，教得貴拿去與那光棍贖取血孩，背地埋藏，以絕禍根。得貴老實，將四□兩銀子，雙手遞與支助，說道：「只有這些，你可將血孩還我罷。」支助得了銀子，貪心不足，思道：「此婦美貌，又且囊中有物。借此機會，倘得挨身入馬，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，豈不美哉！」乃向得貴道：

「我說要銀子，是取笑話。你當真送來，我只得接受了。那血孩我已埋訖。你可在主母前引薦我與他相處；倘若見允，我替他持家，無人敢欺負他，可不兩全其美？不然，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。限你五日內回話。」得貴出於無奈，只得回家，述與邵氏。邵氏大怒道：「聽那光棍放屁，不要理他！」得貴遂不敢再說。

卻說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，仍放蒲包之內，藏於隱處。

等了五日，不見得貴回話。又挨了五日，共是□日。料得產婦也健旺了。乃往丘家門首，伺候得貴出來，問道：「所言之事濟否？」得貴搖頭道：「不濟，不濟！」支助更不問第二句，望門內直闖進去，得貴不敢攔阻，到走往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。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，罵道：「人家內外各別。你是何人，突入吾室？」支助道：「小人姓支名助，是得貴哥的恩人。」邵氏心中已知，便道：「你要尋得貴，在外邊去，此非你歇腳之所。」支助道：「小人久慕大娘，有如饑渴。小人縱不才，料不在得貴哥之下，大娘何必峻拒？」邵氏聽見話不投機，轉身便走。支助趕上，雙手抱住，說道：「你的私孩，現在我處。」

若不從我，我就首官。」邵氏忿怒無極，只恨擺脫不開，乃以好言哄之，道：「日裡怕人知覺。到夜時，我叫得貴來接你。」

支助道：「親口許下，切莫失信。」放開了手，走幾步，又回頭，說道：「我也不怕你失信！」一直出外去了。氣得邵氏半晌無言，珠淚紛紛而墜。推轉房門，獨坐凳子上，左思右想，只是自家不是。當初不肯改嫁，要做上流之人；如今出怪露丑，有何顏見諸親之面？又想到：「日前曾對眾發誓：『我若事二姓，更二夫，不是刀上亡，便是繩上死。』我今拼這性命，謝我亡夫於九泉之下，卻不乾淨！」秀姑見主母啼哭，不敢上前解勸。守住中門，專等得貴回來。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，方才回家。見秀姑問：「大娘呢？」秀姑指道：「在裡面。」

得貴推開房門看主母；卻說邵氏取牀頭解手刀一把，欲要自刎，抬手不起。哭了一回，把刀放在桌上。在腰間解下八尺長的汗巾，打成結兒，懸於樑上，要把頸子套進結去，心下展轉淒慘，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，忽見得貴推門而進，抖然觸起他一點念頭：「當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，來作弄我，害了我一生名節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就這點念頭起處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。提起解手刀，望得貴當面就劈。那刀如風之快，惱怒中，氣力倍加，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，血流滿地，登時嗚呼了。邵氏著了忙，便引頸受套，兩腳蹬開凳子，做一個鞦韆把戲：

地下新添冤恨鬼，人間少了俏孤孀。

常言：「賭近盜，淫近殺。」今日只為一個淫字，害了兩條性命。有說秀姑平昔慣了，但是得貴進房，怕有別事，就遠遠閃開。今番半晌不見則聲，心中疑惑，去張望時，只見上吊一個，下橫一個，嚇得秀姑軟做一團。按定了膽，把房門款上。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。丘大勝大驚，轉報邵氏父母，同到丘家，關上大門，將秀姑盤問致死緣由。原來秀姑不認得支助，連血孩詐去銀子四□兩的事，都是瞞著秀姑的。以此秀姑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姦情敘了一遍。「今日不知何故兩個都死了？」三番四復問他，只如此說。邵公邵母聽說姦情的話，滿面羞慚，自回去了，不管其事。丘大勝只得帶秀姑到縣裡出首。知縣驗了二屍，一名得貴，刀劈死的；一名邵氏，縊死的。審問了秀姑口辭。知縣道：「邵氏與得貴姦情是的；主僕之分已廢，必是得貴言語觸犯，邵氏不忿一時失手，誤傷人命，情慌自縊，更無別情。」責令丘大勝殮殮。

秀姑知情，問杖官賣。

再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，回家，還想赴夜來之約。聽說弄死了兩條人命，嚇了一大跳。好幾時不敢出門。一日早起，偶然檢著了石灰醃的血孩，連蒲包拿去拋在江裡。遇著一個相識叫做包九，在儀真閘上當夫頭，問道：「支大哥，你拋得是什麼東西？」支助道：「醃幾塊牛肉，包好了，要帶出去吃的，不期臭了。九哥，你兩日沒甚事？到我家吃三杯。」

包九道：「今日忙些個，蘇州府況鍾老爺馳驛復任，即刻船到，在此趨夫哩！」支助道：「既如此，改日再會。」支助自去了。

卻說況鍾原是吏員出身，禮部尚書胡濙薦為蘇州府太守，在任一年，百姓呼為「況青天」。因丁憂回籍，聖旨奪情起用，特賜馳驛赴任。船至儀真閘口，況爺在艙中看書，忽聞小兒啼聲，出自江中，想必溺死之兒，差人看來，回報：「沒有。」

如此兩度。況爺又聞啼聲，問眾人皆云不聞。況爺口稱怪事。

推窗觀看：只見一個小小蒲包，浮於水面。況爺叫水手撈起，打開看了，回覆：「是一個小孩子。」況爺問：「活的死的？」水手道：「石灰醃過的，像死得久了。」況爺想道：「死的如何會啼？況且死孩子，拋掉就罷了，何必灰醃，必有緣故。」叫水

手，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：「如有人曉得來歷，密密報我，我有重賞。」水手奉鈞旨，拿出船頭。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，認得是支助拋下的，「他說是臭牛肉，如何卻是個死孩？」遂進艙稟況爺：「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，卻認得拋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，叫做支助。」況爺道：「有了人，就有來歷了。」一面差人密拿支助，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問這節公事。況爺帶了這死孩，坐了察院，等得知縣來時，支助也拿到了。況爺上坐，知縣坐於左手之旁。況爺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，不敢自專，讓本縣推問。那知縣見況公是奉過勒書的，又且為人古怪，怎敢僭越。推遜了多時，況爺只得開言，叫：「支助，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，是那裡來的？」支助正要抵賴，卻被包九在旁指實了。只得轉口道：「小的見這髒東西在路旁不便，將來拋向江裡，其實不知來歷。」況爺問包九：「你看見他在路旁撿的麼？」包九道：「他拋下江裡，小的方才看見。問他什麼東西，他說是臭牛肉。」況爺大怒道：

「既假說臭牛肉，必有瞞人之意。」喝教手下選大毛板，先打二□再問。況爺的板子厲害，二□板抵四□板還有餘。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支助只是不招，況爺喝教夾起來。況爺的夾棍也厲害，第一遍，支助還熬過；第二遍，就熬不得了。招道：「這死孩是邵寡婦的，寡婦與家童得貴有奸，養下這私胎來。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，被狗子爬了出來，故此小的將來拋在江裡。」況爺見他言詞不一。又問：「你肯替他埋藏，必然與他家通情。」支助道：「小的並不通情，只是平日與得貴相熟。」況爺道：「他埋藏只要朽爛，如何把石灰醃著？」

支助支吾不來，只得磕頭道：「青天爺爺，這石灰其實是小的醃的，小的知邵寡婦家殷實，欲留這死孩子去需索他幾兩銀子。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。小的不遂其願，故此，拋在江裡。」況爺道：「那婦人與小廝果然死了麼？」知縣在旁邊起身打一躬，答應道：「死了，是知縣親驗的。」況爺道：「如何便會死？」知縣道：「那小廝是刀劈死的，婦人是自縊的。知縣也曾細詳，他兩個姦情已久，主僕之分久廢。必是小廝言語觸犯，那婦人一時不忿，提刀劈去，誤傷其命，情慌自縊，別無他說。」況爺肚裡躊躇：「他兩個既然姦密，就是語言小傷，怎下此毒手！早聞死孩兒啼哭，必有緣故。」遂問道：「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？」知縣道：「還有個使女，叫做秀姑，官賣去了。」況爺道：「官賣，一定就在本地，煩貴縣差人提來一審，便知端的。」知縣忙差快手去了。不多時，秀姑拿到，所言與知縣相同。況爺躊躇了半晌，走下公座，指著支助，問秀姑道：「你可認得這個人？」秀姑仔細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小婦人不識他姓名，曾認得他嘴臉。」況爺道：「是了，他和得貴相熟，必然曾同得貴到你家來。你可實說；若半句含糊，便上拶。」秀姑道：「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，只是結末來，他突入中堂，調戲主母，被主母趕去。隨後得貴方來，主母正在房中啼哭。得貴進房，不多時兩個就都死了。」況爺喝罵支助：「光棍！你不曾與得貴通情，如何敢突入中堂？這兩條人命，都因你起！」叫手下：「再與我夾起來。」支助被夾昏了，不由自家做主，從前至尾，如何教導得貴哄騙主母；如何哄他血孩到手，詐他銀子；如何挾制得貴要他引入同奸；如何闖入內室，抱住求奸，被他如何哄脫了，備細說了一遍：「後來死的情由，其實不知。」況爺道：「這是真情了。」放了夾，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。知縣在旁，自知才力不及，惶恐無地。

況爺提筆，竟判審單：

審得支助，奸棍也。始窺寡婦之色，輒起邪心；

既秉弱僕之愚，巧行誘語。開門裸臥，盡出其謀；固胎取孩，悉墮其術。求奸未能，轉而求利；求利未厭，仍欲求奸。在邵氏一念之差，盜鈴尚思掩耳；乃支助幾番之詐，探篋加以逾牆。以恨助之心恨骨，恩變為仇；於殺貴之後自殺，死有餘愧。主僕既死勿論，秀婢已杖何言。惟是惡魁，尚逃法網。包九無心而遇，醃孩有故而啼，天若使之，罪難容矣！宜坐致死之律，兼追所詐之贓。

況爺念了審單，連支助亦甘心服罪。況爺將此事申文上司，無不誇獎人才，萬民傳頌，以為包龍圖復出，不是過也。

這一家小說，又題做《況太守斷死孩兒》。有詩為證：

俏邵娘見欲心亂，蠢得貴福過災生。

支赤棍奸謀似鬼，況青夭折獄如神。